

# 丁公公的抗美援朝

肖晓菲



下班回到家,母亲说丁公公过世了,要我和她一道去送最后一程。接着又道,老人家活到90岁能无病而终,是积了福了。我心头一沉,挽着母亲出了门,脑海里却不时回放丁公生前的一幕幕。

丁公公叫丁清,我家的老邻居,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出生的。老人家是老党员,在苦水里泡大的。家里兄弟姐妹八个,他排行老四。因为家贫,父亲不肯供他多念书,说是读书不读书并不重要,四肢发达能劳动,将来为父母亲养老送终就行了。就这样,不满14岁的他被家里安排娶了亲。说成是男大结婚要聘礼,女大结婚要嫁妆,小孩结婚就可以随意些等等。

丁公公虽接受了婚配的理由,却不曾动摇读书的信念。从他在书本上理解到的知识,认定了读书才决定出路!结婚一年,他带着挖树根和做长工挣来的钱逃出了家门,前往汤家坪外婆家读书。1947年他考上醴陵县立师范学校,两年后,再次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军政大学。不久,朝鲜战争爆发,联合国军占领了平壤。1950年10月,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,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。丁公公毫不犹豫地报名上了前线,以日行百里的速度赶到了朝鲜半岛。

说起抗美援朝的经历,丁公公感慨万千,中国志愿军选择打夜战,为的是躲避美国的飞机扫射轰炸和坦克碾压。他是个20岁出头小伙子,作战经验不足,被部队任命为宣传队长的头一回,就差点出事送了命。白天他去一山寨搞宣传工作,发现一美军贼头贼脑到处探望,他吓出了一身冷汗,但并未慌神,迅速隐蔽了起来,趁对方不注意拔出手枪抵住那人后脑勺,大声呵斥:“不许动,这儿到处是我们的人,小心乱枪毙了你!”其实周围根本没有自己人,为躲避敌

人的疯狂扫射与飞机轰炸,战友们全躲到山洞里去了。可他在这种情况下,必须要设法将对方制服。就这样,他端着手枪押着俘虏在山沟里走了两里路。等真正进入了驻地,将俘虏交给首长后,自己瘫倒在了地上!

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故事,丁公公还讲过许多,当年他所在的部队,一场战斗下来不足百人。随后,他被编到另一个连战斗,战后清点人数,不足10人。丁公公表示,每当危机来临,脑子里就全是“忠于革命忠于党”之类的口号。说到激动处,他会学一句当年毛主席用家乡话指挥战斗时说的,“要打的,这个要打的,不打还真不得了!”意思是说美军要打,痛痛快快地打,见人打人,见飞机打飞机。

丁公公的执着勇敢和无畏常常吸引我,缠着他讲故事似乎成了我生活中的一大乐事。

大饥荒那年,丁公公到某连任指导员,那是个新建的连队。他夜以继日地工作,走访、研讨,把回家探亲的事都耽搁了。连队工作逐渐起色,然而,他远在醴陵的父亲和母亲没能闯过饥饿这一关,没能等到远离家乡的儿子,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。噩耗传来,丁公公悲痛地面向家乡方向跪下,仰天长哭。

1991年,工作了42年的丁公公退休了。为了温暖大家的晚年生活,让身边的老年人有一个活动场所,他将自家客厅改成了老年人活动室,摆上两台麻将机和纸牌桌,每天都有十来位老年人在一起切磋,热热闹闹,谈天说地,好不快乐!

作为老党员、老革命战士,丁公公的生活却十分简朴,两套老旧的中山装轮流穿,边角已有磨损,儿女们要求给他换新的也不肯。很多人说他傻,有福不懂得享受,甚至说他调回醴陵工作后连机关单位都不去。丁公公听后总会一笑,用两句话来形容他的一生:“闯过十关得冠军,九十无为心不愧!”

如今,丁公公走了,老人的人格魅力和崇高的精神在我心中永驻!

## 神农风

### 诗二首

罗治台

#### 老外线工

一碟花生米,一碗包谷烧  
就着巡线站的铁塔  
咀嚼着青山绿水  
咀嚼着蓝天白云  
还有你那逝去的青春

记忆,风干了往事  
青一节黄一节又红一节  
节节都是火与电  
节节都有大爱与大辛

将供电人的故事煮熟发酵  
酿成一缸经年老酒  
喝上一口便可舒筋活络  
还能驱风湿去伤痛

那开始干涩的眼眸呢  
使有了久违的湿润  
沁湿了目下的红土地  
也沁湿了过往的巡线履痕

一张张风雷响鼓的黑脸  
又爬上了青春的红晕  
醉了一组银线,三串磁瓶  
更醉的是万里江山华夏人

#### 云田500千伏变电站

一粒光明种子  
被湘人创意地撒在了  
三十多年前的云田  
从此,贫瘠的红土地  
不再单色地生长着  
稻谷、玉米、红薯、黄豆  
和萝卜白菜

电力工匠们的号子  
唤醒了沉睡的山乡  
茧子摘下了满天的星斗  
一座座铁塔  
就像雨后的春笋  
从地平线上“嘭嘭”冒了出来

铁塔手臂联接着手臂  
站成了一道又一道壮丽风景  
装点着云田的山水田园  
将株电人的故事续写,再丰满  
满当当丰盈了三湘的豪迈

从此,光和热拥抱成全  
又从云田出发  
凝结成一颗人造小太阳  
当空照耀在火车拖来的城市  
惠及到红色摇篮的罗霄山脉

## 冬日暖阳

释然

以为还是秋天呢,冬天就来了个措手不及。好到极致的暖阳照在身上,有一种体内的潮气被抽走的感觉,舒爽而轻松。对面的工地上,绿色的围挡高高的架构已经到了十几层。楼顶?抑或是楼内?传来“咚咚咚”还有“咣咣咣”的混合声。直入云天的塔吊,缓慢转动,吊着的货物像被吸铁石吸住一样,亦步亦趋,最后精准而快速地着陆。以为冬天是个慵懒的季节,没想到这里热火朝天。

工地对面则是另一番天地。这是一个没有开发的小地盘,有刚刚长成的小白菜和上海青。大多数株洲人都会混淆的这两种菜,我却能精准地识别。小白菜,鹅黄色嫩黄的叶,细小而白皙的杆,犹如西施一样的柔弱。上海青,短小精悍有力量,青得底气十足,白得肥肥壮壮。如果要用人来形容,那非杨贵妃莫属了。农人一般把小白菜和上海青种到同一块地里,他们不可能分不清这两种蔬菜,有的只是土地越来越金贵的无奈。无奈的还有大蒜和茼蒿,它们挤挤挨挨地占据着最边沿的最小角落,顶着露珠努力扬起脸,一脸无辜的样子实在惹人怜爱。莫道行人早,更有早行人。立冬的清晨,比我们更早一批来到这片菜地的农人已经把菜土淋湿,或白花花的水,或臭气浓烈的粪水,都在我们光顾之前注入了这片土地。我从来不忘讳农村的粪水臭,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特有的乡土气息。

冬日里,小野花在路旁静静地开放,一点也不敢张扬。一种美人樱时不时地映入眼帘,矮小的一株,细碎的绿叶,很不起眼。只有花骄傲,那紫色的花球,由很多小紫花簇拥而成,顶立在纤细的枝干上,暗暗地发出清香。这边的美人樱还有那么点含蓄,那边的狗尾巴草早就在呼朋唤友了。我很佩服给植物取名的先人,咋就给这草叫狗尾巴草?咋不叫猪尾巴牛尾巴猫尾巴或者老虎尾巴呢?我自己把自己绕进去了,真是人才!百度一下,那里面才叫一个人才济济,关于狗尾巴草笑话百出。最终也没个标准答案,我也懒得去寻究,就如樟树下晒着暖阳的小猫,来者何人跟它没有半点关系。

樟树有两棵,一棵直立,一棵倾斜。直立的在路边,倾斜的那棵稍远一些。冬天的樟树从来不会萧条,连叶都不轻易掉落,掉落的是那一粒粒黑黑的樟树籽。我蹲下身子,发现满地的樟树籽发出香樟的芬芳,很多已被人踩烂。我想,这里一定是个人气满满的地方。没错,樟树的后面就是人家。三层小楼的前坪,一个门板,一个盆,还有一根竹竿上晒着的都是整块的红薯片。我无意偷吃人家的红薯片,但喉头还是不由自主地咕嘟了一下。看得正出神,主人不知从哪个方向出来的,是个笑眯眯的老人。老人家说:“试点味咯!”说着就撕下一大块红薯片给了我,我也没客气,当即牙齿一咬,红薯片就甜丝丝软糯糯地“吧唧吧唧”进了我的口。

李白有《立冬》诗云:“冻笔新诗懒写,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,恍疑雪满前村。”“冻”“寒”“白”“雪”,写出了立冬以后日子的寒冷,“新诗美酒墨花月白”,又满怀诗情画意。冬天,除了寒冷,更是一个美好而富有诗意的季节。

且不管古人如何,今人连立冬的热度都要蹭,之前说起立冬要吃饺子一事,朋友圈齐刷刷全是吃饺子的图片。

只有我,还在这里信步向前,任冬日的暖阳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。

## 乡情

### 翻过半座山

李巧文

10月,茶陵作协走进桃坑双元村,下午乘船从东江湖进入红军寨。

陡然走进密不透光的半山坡,感觉是临暮的黄昏。站在水泥铺就卵石盖面的台阶上,小琴主席拄着一根窄细的棍儿,喘息如雷,眼睛望着前方说:“还有好远?”跟在背后的人说:“快到了,就在前面。”于是歇一歇,继续往上爬。

我跟在小琴主席身后,照样气喘吁吁。这是山的一面,很陡,枝叶参天,浓阴匝地。曲折蛇行的路从中穿过,落叶铺满阶面。山底是我们刚坐船而来深邃而清澈的东江湖,刚才还泛着涟漪,青黛如螺,但此时都消失在密翳的竹林中。弃了船只,走上水泥阶,高高矮矮的竹子层层叠叠,成了这里的主人。仰头,偶尔会露出一角含了水雾略显沉重的云朵,新修的台阶沾了人间的烟火,一如当年红军路上的火把,指引着前进的方向。

上得山来,阳光扯着丝线横陈,凉风轻袭,喘息稍停。远远地看到有块竖立的大石头,上书红色的三个大字“红军寨”。文友们攘攘着在其前面一起照了相。距此不远,两栋颇有年代感的房子呈丁字形站立。墙壁淡黄色,夯筑而成,当地人叫“土墙”。墙壁上裂痕横七竖八。丁字下面的一栋门楣上有“廖氏宗祠”的字样,门两边有副对联:“循先祖斩荆棘勤劳开基业,期后嗣兴中华奋发振家声。”门的左边突出来的墙壁竖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中共湘赣边茶陵游击队、国民党第四十四军抗日前线联合指挥

部”。另一栋房子的左边也竖着一块牌子,上面写着“毛泽东湖口挽救事件红军居所”。但这次来,大门上挂着一把锁,听人说这屋的那位八旬老人已经过世了。三年前我来这里,老人还健在,他让我们进了屋。走进堂屋,家具极为简陋,摆放随意,墙壁暗淡,泥土地面不平整。老人矮小清瘦,大热天穿着裤衩,一件白色的衣服长至近膝,遮住了裤子,露出两条干瘦的腿。老人当时86岁,在这里住了快80年了,他跟我们说起以前红军在这里发生的故事。

红军寨原来保存完好的房屋有30余间,红军井有两处,古哨所有3处,有联合抗战战壕数段。这里是国共两党在茶陵联合抗击日寇的一个抗战指挥部,也是抗日联军在洮水设置的第二道防线,第一道防线位于东江湖景区大坝附近八角寨所在位置。红军南方抗日游击队和国民革命军44军在此联合抗击日寇5天5夜,战斗很惨烈,许多战士牺牲在这里。在房子背面的低洼处,还有当年红军使用过的一口水井,如今水井的水依然清凉。但这次来又不同,路上的草又长了,井里的杂物多了,原先准备开发种荷花的田地一方成了水池,其他全被草覆盖。只有挂在树上的那块小木牌和上面的三个字“红军井”依然清晰如昨。

坪前的树长得高大而壮观,有两棵尤其突出。一棵是木荷,属山茶科,木荷属,国家三级保护树种,距今260余年。这树上挂着一块小木牌,上书红军独立师师长谭家述的简历:一棵是马尾松,属松科,松属,国

家三级保护树种,距今100余年。这树上也挂着一块小木牌,上书红六军团五十一团副政委周则盛的简历。他们都是茶陵著名的将领,曾在此战斗过。时间可以流逝,流不走的是人们对他们的敬仰和怀念。

房子的前坪草茎在风中蔓延,长可及腰。草丛中,一口大水缸静静地矗着,里面的水浑浊发黄,几片落叶和一些白色的泡沫浮在水面。很多人都喜欢在庭院里放一口大水缸,类似故宫、沈从文故居,都是如此。既为防火,也为取水方便。从此处往左行100米,一栋两层建筑已基本完工,墙面、地砖、架枋,无不显示现代新房的痕迹,里面的吧台酒柜业已做好,随意摆放在屋中间,表明此处尚未接待游客。从楼梯进入二楼阳台,眼前顿时开阔。东江湖尽收眼底,东江湖目前未开放,湖面没有船只,但见微风轻,波光粼粼,碧水分流,衔山倒映,群山环拱,江山如画。同行的泽平叹道:“只有到过这里,才不虚此行。”明锋在楼下喊我们快些,我们却站在栏杆边,享受着习习凉风,感叹着湖的磅礴与山的逶迤,迟迟不愿离开。

从山上沿路返回,没有用上多长时间,就到了湖边。“东江湖”船静静地等我们,不知什么时候,阳光躲进了云层。回头,又是满山的树木,原先看到的新新旧旧的房子,树上的小木牌,被荒草掩映的井,蓄满着水和浮生物的水缸……都躲进了林中,一如消失的旧时光。

## 以貌取人

曾春

叔本华在《观相论》一文中表达了惊人的观点:“我们不必隐瞒这一事实,即第一印象常常是令人厌恶的,绝大多数人的容貌实在太可憎了!只有极少数人相貌俊美、天性善良而且充满了智慧。”

每当我看到这段话,就想起自己曾亲身经历过的一件事,虽然过去很多年,但记忆犹新。那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,那时候株洲到长沙的主要交通工具还是随时踩一脚的中巴车,都是私人承包的。

有次我乘坐中巴去长沙。坐在靠窗的位置,邻座上是一位年轻帅哥,穿着一件敞开的黑色夹克外套,里面是灰色高领毛衣,

短发微卷,身材眉眼很似当年很火的靖哥哥黄日华,给人感觉还有些书卷气。偷偷瞄了一眼后,心里有些开心,一两个小时的路程,谁不愿身边风景美好呢。上车不一会,前排就有人主动站起来,教大家玩游戏解闷,两根筷子夹一长条纸,扭来变去,让你猜最后卷着纸条的是哪根筷子。教了几盘下来,就说干玩没意思,搞点钱赌一赌,10元一盘。90年代初,10元都还拿得出。

一路都是闹哄哄的声音,没多久,邻座“黄日华”就被赌博吸引了,一开始试着参与一回,居然赢了,接着参与又赢了。这时车上参与的人越来越多,节奏越来越快,几秒钟,10元就没了。一会儿,帅哥便输得开始冒汗,左右口袋也掏光了。这时我才真正关注游戏,发现根本就是低级骗局,哪根筷子由玩游戏的人说了算,甚至可以看得出来有二三人跟着做托。可这位仪表堂堂的帅哥貌似眼瞎脑残,开始脱掉外套,撸起袖子,准备押上自己的手表。这时候,我实在忍不住倏地站起,一把抢回他的表,说:“别赌了呀,你赌不赢的!”那人可怜巴巴地望着我又望望骗子。周围刹那陷入沉寂,几十双眼睛瞧过来,大家都不吱声,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继而听到骗子咆哮大吼:“这位漂亮小姐你怎么说话呢?你坏坏脑壳了吧,谁骗谁了?我骗你们了吗?”他的眼神像把刀子一路扫过刚才那些参与赌博的人,可怜我万般不解为什么一车厢的人瞠若寒蝉,这下就轮到流汗了。我红着脸讪讪坐

下来,假装若无其事掉过头望向窗外,心里真的是又气愤又害怕。好在“黄日华”安静地坐了下来,没有继续赌上手表。骗子的声音也不知什么时候停了,车厢里陷入一阵可怕的寂静。

谢天谢地,不久骗子一伙就在井湾子就下车了。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我眼睁睁地看着身边那位赌红了眼的帅哥,也跟随他们一起下车了!车子发动时我看到他们一伙有说有笑,还回头望了望我,大概是在拿我当笑话吧。这时,一车的目光都同情地望向我,这些目光中还包括不少刚刚被骗过钱的。我一下脸红到脖子根,不知是为自己的以貌取人,还是为自己的脑残蠢笨。

如果真如叔本华所说相貌不可能欺骗我们,那么欺骗了我的就是我自己吧。但是当年邻座的帅哥,真是我看到的少数相貌俊美的青年男子,第一印象是让人心生欢喜的。他的人生不应该这样开始,那样俊明的外表,应该配一颗阳光干净善良的心才对。今天想来,仍感怀自己当年的勇敢。

在我们没有获得足够的人生经验和智慧之前,以貌取人常常会使人误入歧途,但是年轻时,谁又不犯一些错误呢。希望那位陷落的帅哥那时就悔过自新,不至于往邪恶的路上走得太远,给自己留下难以修复的烙印和标记,让人不耻;希望他在年老时,想起年轻时不懂事的这一段过往,回忆起曾经有位陌生女孩为自己挺身而出时,慈祥的脸上能会心一笑。

